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酒楼

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
Jiulou



许春樵 / 著

APET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

酒楼

许春樵 / 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楼/许春樵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ISBN 978-7-5396-4770-8

I. ①酒…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5950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杰 韩露

装帧设计:丁明 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128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37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

在齐立言最糟糕的想象中，他觉得这辈子实在混不下去，完全有可能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去盗墓、走私文物，提着脑袋去滇缅边境贩毒、倒卖枪支，冒着憋死在集装箱里的危险偷渡到中东给石油富商的儿子们教汉语拼音和中文，就是没想到过要开酒楼。

父亲从民国年间就经营酒楼了，锅碗瓢盆与油盐酱醋中的一生就像一盆大杂烩，看上去色彩丰富，一伸筷子，里面杂乱无章。及至大哥齐立功接手天德酒楼成了柳阳湖边的暴发户，整天腆着肚子很招摇地掠过这座城市贫穷的目光，动辄以肉很多的手指着他的鼻子教训他“不务正业”，可一旦食客上门，哪怕食客是地痞流氓、贪官污吏、江湖骗子，一律孙子的表情，那模样跟一个站街卖笑的妓女没什么两样。

在齐立言看来，开酒楼的人就是一介伙夫，说得再好听也就是一个厨子，从头到脚散发着呛人的油烟味和鱼肉气息，一身与时俱进的肥肉每天都在加重两腿的负担，走路时步子沉重得像是正在火葬场参加遗体告别，这种日子不仅将人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还使人养成了太多的不良习性，他们早晨起床很马虎地洗漱好后要花很长时间跟镜子里的脸较劲，挤眉弄眼地要让脸上的微笑准确地流露出讨好卖乖的生动与卑琐，然后再批量复制给形形色色的食客们。

酒楼，这个祖传家业在齐立言的眼中是没有体面和尊严的。

张慧婷拒绝跟齐立言亲热的那个夜晚，齐立言对着妻子冷酷无情的脊背情绪败坏地说：“开酒楼还不如开妓院。”张慧婷以固定的

姿势扔出一句话：“那你就开一个妓院给我看看！”

齐立言一阵透心冰凉，他听到了深秋的夜空里提前抵达这座城市的北风正在尖锐地削过屋顶，好像有一片瓦掉到了院子里，清脆而短促的碎裂声像是抵着他的脑袋开了一枪。

齐立言对酒楼的敌意缘自酒楼打破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家庭格局，让他这个三弟兄中的老三成了名副其实的“瘪三”。当老大老二可以把钞票当餐巾纸用的时候，他住在旧社会留下来的老屋里连煤气罐都用不起，所以，他不可能以平静的心情面对自己因一贫如洗而被日益冷落的难堪。最让他无法容忍的是，当年寻死觅活要嫁给他的妻子张慧婷也对他绝望了，自去年冬天以来，她面对着经常熄火的蜂窝煤炉和一败涂地的齐立言，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离婚！”离婚就像张慧婷日常生活中的一把牙刷，每天早起晚睡的时候都要用上。

如果把时间定格在十五年前的那个中午，齐立言走进齐家四处漏风的院子，一院子的阳光都是他的，他手里攥着省机电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头顶上落满了夏天的阳光以及比阳光更加灿烂的光荣与骄傲，大哥二哥的眼睛直勾勾的，羡慕嫉妒中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自卑。齐立言是齐家三兄弟中唯一一个中榜的儿子，虽说只是一个中专，但在一九八四年的齐家就是状元。齐立言去省城上学前，齐老爷子倾其所有，大宴亲朋，流水席开了三十多桌，荷叶街的街坊们抹着一嘴的油水都恭维齐老爷子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高兴得老爷子一脸春风。

老爷子齐修仁先生在国民党时代虽然只读过三年私塾和两年高小，但《四书》、《五经》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是柳阳城里唯一知书达理博古通今的商界名流，他认定两千多年前孔孟之道中“君子趋于义，小人趋于利”的训诫是人生的最高指示，所以齐修仁从岳父手里接过天德酒楼的第二天，就请晚清最后一个秀才周济世先生书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家里的中堂两边：“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像是对后辈的勉励，也像是对自己没能跻身“学而优则仕”的感慨和无奈。老爷子在商不言商，其重文轻商的人生立场可从对

三个儿子的调教中一目了然，老大齐立功下放回城刚刚在街道手套厂谋了一个饭碗，高考恢复了，老爷子逼着齐立功离职回家复习考试。那时候，“文革”年代初中毕业的齐立功说两句话最少会蹦出三个错别字，见了汉字就像见了苍蝇一样痛苦，他曾背地里对老二齐立德说过这样的话：“我宁愿坐牢，也不愿读书。”齐立功考了三年，名落孙山，还丢了街道手套厂的饭碗，后来靠在巷口摆个馄饨摊子得过且过地混日子。老二齐立德水平要高于老大：“四人帮”倒台，齐立德高中毕业，考到第四年的时候，差一分没录取，这一分就将一个人从天堂赶到了地狱，最后在市酱醋厂门市部卖了十二年酱油直到下岗。

齐立功接手的天德酒楼在经过十年拼杀后已经成为柳阳餐饮第一楼。市民中好多人不知道市长，但不会不知道齐立功，所以齐立功对老三齐立言不仅摆出长兄如父的架势，还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市长命令下属的口气反复教训着一事无成的老三。邓小平说过落后就要挨打，齐立言落后就要挨训也算不上过分。老二齐立德从酱油缸旁下岗后，由给各餐馆配送手工水饺、面条、汤圆的小铺子起步，发展到今天拥有六十多名员工的“天德速冻食品厂”。他老婆刘玉萍说：“立德的名气怎么说也得相当于市里的一个局长，最起码相当于副局长。”在家业复兴、光宗耀祖的齐氏家族光辉史册中，齐立言的名字连一个偏旁部首都挤不进去，街谈巷议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忘记了齐家还有个老三存在。

齐立言中专毕业的时候社会上已经不承认大学生是时代骄子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像菜市场的青菜萝卜一样遍地都是，只有中专文凭的齐立言分回已是病入膏肓的国有企业柳阳市农机厂当技术员，实际上也就是翻砂车间的一个工人。看着父亲因无法为他自豪而郁郁寡欢地坐在堂屋里那副发黄的对联下喝着闷酒，他每天一下班就钻进了混合着汗馊味油污味烟草味的单身宿舍一边啃馒头一边啃资料，三年后出人意料地攻克了六点五马力的水稻单株插秧机。厂长激动得有些过分，他拍着齐立言瘦弱的肩膀说：“大学生工程师拿不下，你一个小技术员拿下了，好小子！我要给你庆功，我要请你

喝酒。”功没来得及庆，酒味还没沾到鼻子，农机厂倒闭了，厂长也因贪污公款出逃而下落不明了，水稻单株插秧机也就顺理成章地胎死腹中，好在年底市里给了他一个“科技进步二等奖”，还发了六百块钱奖金。厂财务科年轻美丽的会计张慧婷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无比盲目地爱上了齐立言。在六百块钱奖金和大红获奖证书的鼓励和煽动下，齐立言下岗后不再出去找工作，他拿着每月一百二十八块钱的低保金，在齐家大院的那间光线阴暗的老屋里开始了研制小轿车的妄想，他要把满街乱窜的日本鬼子和德国鬼子造的小轿车全都赶到柳阳湖里去。这种充满乌托邦式激情的想象力在热恋中张慧婷失去理智的推波助澜下，像是一辆制动失灵的轿车一路向着黑暗的未来横冲直撞而去。等到齐立言用破铜烂铁研制出来的“复兴”牌轿车发动后在院子里撞断了一棵桂花树紧接着又撞烂了一口水缸，国产轿车奇瑞、中华、吉利等许多品牌已经以集团冲锋的架势收复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小半壁江山并尝试着冲向世界了。

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齐立言家徒四壁，一家三口最要紧的事情居然是解决粮食问题，这差不多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前考虑的事情。再过几天，就是老爷子七十岁生日了，大哥齐立功花三十万将天德酒楼按道光十五年（1835）的图纸重新装修，准备为老爷子祝寿，大宴七十桌宾客；二哥齐立德以“天德速冻食品厂”新上的两条水饺、汤圆生产线正式投产向老爷子七十大寿献礼；而齐立言不名一文，两手空空，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日庆典，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战俘即将面对着一次失败后的公审。张慧婷只能用近乎残忍的想象企图逃避几天后的难堪，她对齐立言说：“生日那天你要是得急病住院就好了。”

老爷子生日是九月初九重阳节，正是柳阳湖芦花怒放、鱼肥蟹青的季节，黄昏时分，血红的晚霞铺满了一望无际的柳阳湖，一阵秋风滑过湖面，点点帆影从芦苇荡里飘出来，一些渺茫的唱晚渔歌由远及近地传到了岸上并逐渐清晰起来。晚六点半，前来祝寿的七百多亲朋好友、商界名流、政界嘉宾全都到了，可张慧婷没来。

天德酒楼里灯火通明，灯光照亮了鱼贯而入的宾客们并指引着他们各就各位，老爷子齐修仁先生穿一身中式蓝绸夹袄，满面红光地

端坐在大厅首桌首席的正位上,接受着来宾们的祝福和晚辈们的叩拜。他身后红缎面的帷幔上两行主题横标贯穿左右,左上角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右下居中为:齐修仁先生七十寿辰庆典。

齐立言戴一副塑料框近视眼镜,腰有些弯,看上去像一只瘦弱的虾。离开了门前迎宾的位置,他无所事事地混迹在熟悉的亲戚和街坊之中听他们谈论拆迁、房价、喝酒、打架斗殴、男女偷情、卖淫嫖娼等话题,说到兴起,一些热爱生活的男女们就情不自禁地打情骂俏起来。

齐立功楼上楼下找了好几圈,才在一楼大厅亲戚街坊们闹哄哄的现场将齐立言找到,他的脑门上全是汗,握了太多或硬或软或冷或热的手,所以指着齐立言鼻子的手就有些麻木不仁,声音却是旗帜鲜明:“马上就要开席了,张慧婷怎么还没个人影?你说,这究竟是要拆谁的台,出谁的洋相?”

齐立言一脸无辜,声音软弱地说:“我打了她一下午传呼,都没回。”

“你真窝囊,连个老婆都管不住!”齐立功嘴里直冒粗气,平头上僵硬的头发流露出怒发冲冠的倾向,“老三,我告诉你,张慧婷今天要是存心砸场子,从明天早上起,就决不允许她踏进齐家的门!”

六点十八分,老爷子的生日宴会正式开始。十万响鞭炮将整个城市炸懵了,所有的人在惊心动魄的爆炸声中感受着财富的暴力与掠夺的激情,当一千朵礼花腾空而起漫天怒放的时候,城市上空的黑暗被各个击破,柳阳湖湖面上光怪陆离,波澜起伏。

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节奏与频率随着宴会的深入越来越快,可张慧婷还是没来,戴着眼镜的齐立言用四只眼睛眺望着酒楼大门,大门里进出的都是让他绝望的身影。

楼上三十个包厢里安排的是政界官员、商界名流、客户代表,其中官最大的是市政协副主席程涵,兼任市工商联主席;还有天德酒楼所在的滨湖区区长刘茂岭,是齐家二媳妇刘玉萍的堂哥;商界头面人物当数圣达电缆集团总裁汪标,因为刚刚娶了天德酒楼如花似玉的领班纪月琴,所以齐立功试着给他送去一张请柬,没想到竟爽快地就

来了。汪标才是柳阳的首富，他的电缆联结全国沟通世界，中韩海底通讯电缆就是从汪标的车间里运出去的，按说这个年产值三个亿的大老板与年营业额不到五百万的柳阳餐饮老大齐立功是不可能坐到一条板凳上的，所以齐立功见汪标坐着“奔驰 600”准时到场，一时激动得喉咙冒烟，嘴里连连说着他从老爷子那里刚刚模仿来的文言文：“汪总，您大驾光临，兄弟我蓬荜生辉。”汪标做出一副显然缺少诚意的谦虚，嘴里打着哈哈说“哪里，哪里！”

齐家三兄弟坐在一桌，上楼敬酒前，齐立功只是对齐立德说：“上楼去敬酒！”根本没有要齐立言一起去的意思。性情温和的齐立德看了老三一眼，还没来得及张口，就被齐立功拽着袖子上楼了。齐立言被扔在一堆女人、小孩中间，他感到面前杯中的酒像是毒药。于是他站起来向大门口走去，他希望这时候妻子张慧婷能突然出现，夫妻俩一起带着女儿小慧给老爷子敬酒，这让他好歹能以一个完整家庭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势利与恶俗的场景中。老爷子跟舅舅、姨父、表叔等老辈们坐在首桌，虽说亲戚和街坊们没有一个人问及张慧婷怎么没来，父亲也不问，但他隐隐感觉到人们不打算问，也没有问的必要，这种无动于衷的背后是对他的失望或绝望，也许齐家没有他这个老三，今天的生日宴会更加圆满，如今他在这个家里就像长在脸上的一个痤疮，不仅多余，而且很难看。

酒宴进行到接近尾声的时候，齐立功砖头大的“大哥大”响了起来，酒喝多了的齐立功没听到铃声，坐在一旁的大嫂赵莲英拿过“大哥大”很别扭地贴紧在耳朵边。是她弟弟赵达胜打过来的。赵莲英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她放下电话望着一桌子兴高采烈的脸，突然说了一句：“不好了，张慧婷被公安抓起来了！”

张慧婷涉嫌在丽都宾馆卖淫被警方当场抓获。

2

齐家老屋坐落在天德酒楼后面铺着青石板路的荷叶街上，是民国二十八年由齐修仁岳父郭继德修建的一座前后两进的院子，共八间，郭继德一九四八年底逃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天德酒楼和这处老屋作为逆产被政府没收，直到一九八〇年才最终归还给郭继德唯一合法遗产继承人齐修仁。齐家三兄弟结婚成家后，老屋每家分了两间，生儿育女后，房子不够住，三兄弟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先后沿着两边的围墙违章搭建了或大或小的厨房和杂物间，原先规整的格局被打乱了，窄小的院子就更小了。院子里堆放着与这座老屋历史相关的水缸、瓦罐、断腿藤椅，还有一盘缺齿的石磨与一口早已报废的水井，水井边上一棵年代久远的老桂花树已是风烛残年。自老三齐立言闭门造车造出的“复兴”牌轿车撞断了桂花树撞烂了水缸后，这个年久失修的院子更显破败和不可救药。老大齐立功一家三年前搬进了新买的临湖别墅，去年老二齐立德一家也搬到望湖山庄的一套一百八十平方的复式公寓里，眼下住在这里的齐老爷子是因为怀旧情结与日俱增而执意要与老屋相守一生，而老三齐立言则是无处可搬，不得不活在父亲的屋檐下。

老爷子生日这天一大早，按柳阳风俗全家要聚在一起吃寿面，所以老爷子也没像往常一样先去湖边散步然后再到“烟波阁”喝早茶。自老伴二十年前去世后，齐老爷子一直未娶，最初跟长子齐立功生活在一起，齐立功搬到临湖别墅后，每月花三百块钱请老街坊吴阿婶过

来为老爷子做饭、洗衣、烧茶。吴阿婶今天是无需过来做早饭的，齐立功已经跟齐立言敲定了，生日早上的寿面让张慧婷做。

早晨张慧婷睁开眼后第一句话就是：“凭什么老大声令下，非得逼着我做早饭！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她做了一夜的噩梦，梦中受够了委屈，醒来还得继续委屈自己，所以她的心情很糟，美丽而疲倦的脸上表情相当生硬。

张慧婷自冲动地嫁给齐立言后，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下岗后的张慧婷凭着财会学校毕业时的会计证书在柳阳城里帮人家跑银行、代做财务账目，挣几个零钱贴补家用。直到春节过后，总算在一家保险公司谋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每月底薪只有三百块钱，收入多少全靠业务提成。漂亮的女人容易滋生出过分的清高和孤傲，从小到大受人追捧的张慧婷也不例外，她既不熟悉保险业务，也不愿靠色相去谋取合同，所以业务量一直做不上去，大半年过去了，日子依然过得朝不保夕。每天走在城市的灯红酒绿的背景中，她被那些层出不穷的物质光辉反复地伤害着，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要想弥合生活中的伤口，把一腔怨气撒到丈夫头上是最好的消炎药。

四岁的女儿小慧一大早被从睡梦中叫醒，她蹲在痰盂上小便时似乎还在梦游，睡眼朦胧中站起来一脚就踩翻了痰盂，一盆尿泼翻在地并溅湿了小慧的裤脚，屋内顿时就弥漫起稠密的尿臊味与经年不息的霉味，铁丝一样钻进了张慧婷的胃里，一阵恶心，张慧婷被这气味激怒了，她拎起瘦如小鸡的女儿倒扣在床上，噼里啪啦地就在女儿的屁股上一气猛打，一边打一边骂：“你跟你妈一样，眼睛瞎了！”小慧哇哇大哭起来。

齐立言来不及处理尿盆，赶紧过来拉开了张慧婷：“她还没睡醒，拿孩子出什么气！”他觉得张慧婷大清早指桑骂槐，几乎有点存心找碴，所以拉扯的动作和说话的声音就有些过大，有点失度。这个早晨，他无法想象当年那么一个清纯而孤傲的女孩怎么堕落成如此计较而庸俗的市井婆娘，于是又很情绪化地添了几个字：“老爷子生日，一大早你就开骂！”

张慧婷的心情和她的头发一样混乱，干裂的嘴里吐出的是冒烟

的音节：“我骂我自己也不行吗？”

齐立言抬头看了一眼前屋的窗子，他怕吵起来惊动前屋里的老爷子，就压低嗓子咽下一肚子的窝囊，用讨好的口气对她说：“算我无能好了，屋里的卫生我来做，辛苦你去给老爷子做一顿寿面，好不好？”

张慧婷拖着僵硬的身子走向厨房的时候，还不失时机地挖苦了一下齐立言：“怎么是算你无能，你本来就是无能。”

齐立言站在尿臊味中，无异于大清早喝进了一壶尿，只是这一两年来，对这样极尽挖苦的语言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像是每顿早餐喝稀饭时必不可少的小菜一样。脑子并不笨的齐立言意识到，一个男人活到被女人任意践踏的份上，这个家离完蛋就不远了。

齐立言走进院子在水龙头边冲洗痰盂，他尝试着建议张慧婷：“时间不早了，就不要点炉子了，到前屋煤气灶上煮寿面，一二十分钟就好了。”

挨前屋厨房是老大齐立功家的，煤气灶是齐立功留给老爷子用的，张慧婷宁愿花一上午点炉子，也不愿用老大煤气罐里一两煤气。她再穷，但她要争一口煤气之外的骨气。她不接话，仍有条不紊地扇着扇子。

齐立言有些着急，手里端着还没洗净的痰盂直奔黄烟滚滚的蜂窝煤炉：“这是给老爷子做寿面，用一下老爷子的煤气，天经地义嘛，你较什么真呢？”

张慧婷的声音从烟雾中突出重围，刀子一样锋利：“是老大的煤气罐，我不用！你有能耐，你咋不买两罐回来？”

齐立功和齐立德拖儿带女走进院子的时候，准确地听到了张慧婷的牢骚怪话，就知道张慧婷是存心想跟他叫板。他不便谴责张慧婷，只好谴责一院子的浓烟：“怎么搞的，大清早院子里弄得跟抗日前线似的，狼烟四起。”

衣着鲜艳而俗气的大嫂赵莲英耳朵上晃荡着两个铂金大耳环，她捂着鼻子话里有话地说开了：“慧婷也真是的，刚给老爷子充了满满两罐煤气，守着青山没柴烧，住在湖心没水喝，我们也就罢了，总不

能让老爷子过生日挨饿吧！”

二嫂刘玉萍打圆场说：“慧婷这么早起来生炉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别在家里做了，我们一起去玉堂春面馆吃阳春面去！”

齐立功对齐立言说：“我早就在玉堂春面馆订好了包厢，叫上老爷子，走吧！”

在浓烟和哥嫂们对话的双重刺激下，张慧婷真的流出了泪水，既然早就在外面订好了寿面，还害得她起了个冤枉早，这不存心捉弄人嘛。她扔下扇子，一头冲进了自己的屋里。

耳朵有些背的老爷子被一群儿孙们簇拥着出门了。在院子里齐立功对齐立言说：“我压根就没指望张慧婷做早上的寿面，也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拿得住老婆，床上的老婆都拿不住，在江湖上又怎么能混得下去呢？”齐立功对齐立言能让老婆起来做寿面相当满意，于是就带有奖励性地扔给他一支烟，“你进屋跟慧婷说一下，吃完寿面让她回家再去请一下她父母，不给老爷子面子，也不给我面子，带一百块钱过来算什么呢？难道我们要他一百块钱办酒席不成？她老子不就是一个退了休的科级干部，今天晚上，区领导、市领导都要来。”

齐立功走后，齐立言站在院子里残余的烟雾中久久发呆。请柬半个月前就送过去了，可从市信访局科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岳父张奎元就是不愿参加，那位在 market 剧团当了一辈子配角的岳母周丽凤在家里却是绝对主角，他们不愿参加老爷子生日宴会并不是出于对如今齐氏家族的金钱和财富缺少应有的尊敬，真正的原因是对女婿齐立言潦倒落魄的回避和反感。一个星期前，岳父母让张慧婷带回来一百元礼金，而且还编造了一个相当充分的理由：慧婷父亲正在发高血压，随时都要住院，医生说去不得人多闹腾的场合，一激动会出人命的。

齐立言走进屋里的时候，雨过天晴的早晨第一缕阳光穿过院子里渐渐稀薄的烟雾，照亮了张慧婷一脸的屈辱和尚未风干的泪水，他轻轻拽了一下张慧婷沾满烟灰的袖子，故作轻松地说：“洗漱一下，去玉堂春吃寿面！”

张慧婷一把推开齐立言自作多情的手：“你这个窝囊废，人家把你老婆当猴耍，你还要让我再去装孙子，你还有没有一点血性？”

齐立言的手僵在半空，嘴里在为自己辩解：“你要是小心眼，用煤气灶做好了寿面，他打一个电话不就回掉了预订。老爷子生日，多做一套预案，有备无患嘛！早些吃了寿面，天德楼那里好多亲戚赶早班车就要到了，还等着接待安排呢。”

张慧婷说：“接待安排与你有什么相干的，你既出不了钱又出不了力，咸吃萝卜淡操心。”齐立言说：“我出不了钱但总可以出些力吧。”张慧婷说：“你太自不量力了，打从春天筹备老爷子生日起，老大老二就根本没把你当回事，生日怎么安排既不跟你商量，更不征求你意见，你拿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我都为你害臊。”气头上的张慧婷话说得越来越难听，齐立言也逐渐失去了耐心，他终于抬起僵在半空中的手臂指着张慧婷说：“究竟是谁在丢我的脸？你爸妈借口不来，我脸上有光是不是？你不分场合地把我贬得垃圾都不如，我脸上有光是不是？”

齐立言一连串的反问加排比句无异于火上浇油，张慧婷涨红了脸绝地反击：“齐立言，你手摸心口想一想，要是你有能耐不让老婆孩子住在这漏风漏雨的鬼地方，要是你有本事掏出一捆票子来让小慧上得起双语幼儿园，我爸妈能不来吗？老大他们敢这样把你不当人吗？你不争气，还把一盆污水往别人头上泼！”说着嘴角就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这笑让齐立言从头冷到脚。

女儿小慧像一只受惊的猫一样蜷缩在开裂的桌边，眼睛里满是恐惧。齐立言抱起女儿问张慧婷：“你去不去？”张慧婷说：“不去！”齐立言又问：“晚上老爷子生日宴会你也不去？”张慧婷说：“不去！”齐立言真的急红了眼：“你要是晚上不去，你就不要再踏进这个家门！”张慧婷说：“那算你开恩了，我早就想离开这鬼地方了！”齐立言说：“这鬼地方也是你当初寻死觅活要来的。”张慧婷冷笑着说：“所以我说自己瞎了眼睛！”

齐立言抱起女儿转身冲出屋外，屋外秋天的天空空空荡荡，残破的巷子里偶尔传来的叫卖豆浆、油条、酒酿声伴随着竹简单调的敲击

声,丢了魂似的,丧钟一样凄凉。

齐立言出门后,张慧婷接到了一个传呼,一个传呼改变了这一天的走向,也改变了张慧婷一生的走向。

孙玉甫打传呼给张慧婷是关于恒通银行参保的一笔大业务,张慧婷在荷叶街街口郑大爷那个杂乱无章的杂货店花五毛钱回了电话,电话里孙玉甫告诉她,他已经跟舅舅说好了,中午由他出面在丽都宾馆请舅舅吃饭,当场敲定。这笔业务要是能拿下来,张慧婷就可稳赚一万两千多块钱奖励提成,这笔钱相当于他和齐立言两个人五年的低保,相当于她在保险公司干四年的底薪。

张慧婷放下电话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了赚到这笔钱,为了这个穷困潦倒的家,就是不参加老爷子的生日宴会,也算不得犯了天条。当然她希望早点能谈成,晚上以一种胜利的姿势出现在老爷子生日晚宴上,她甚至想着在跟齐家三兄弟一起给老爷子敬酒的时候当众公布这一成就,算是送给老爷子的一份生日礼物,也算是对暴发户老大老二进行一次小小的挑衅,她说不去参加老爷子生日宴会是一句气话。

五星级丽都宾馆“芦花厅”里铺着墨绿色地毯,中午的阳光从落地窗外涌进来,一种温暖与浪漫的情调暗示了这是一个与贫穷和下岗毫不相干的空间。

张慧婷走进来的时候,一身湖蓝色羊绒套裙将苗条而又凹凸有致的身材勾勒得无比清晰,而那双风情万种的眼睛让大多数男人很难坐怀不乱。少妇的青春在二十八岁的年龄是足以致命的诱惑,孙玉甫用目光咬住张慧婷,先是一愣,然后笑着摇了摇头,他无法想象眼前的张慧婷是从荷叶街蜂窝煤炉旁走过来的。

张慧婷见孙玉甫神情有些奇怪,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人总是要老的嘛,你这样一见面就摇头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

孙玉甫从棕红色沙发上反弹起来,他不知所措地接过张慧婷手中的坤包,一边往衣服架上挂,一边哈哈大笑起来:“恰恰相反,我摇

头纳闷的是，你怎么跟香港回归倒计时一样，二十八岁活成十八岁了。”

张慧婷说：“你这是恭维我呢，还是损我呢？”

孙玉甫立刻收起脸上的笑，诚恳而认真地说：“瞎子阿炳撞到你都不会损你，我怎么会损你呢？我就是吃了老鼠药中毒神志不清了，眼睛可是雪亮的。有一个秘密这么多年我都舍不得跟你说，当年我们宿舍里的陈歌因为你借给他三两饭票，他激动得四个晚上没睡好觉。”

张慧婷好久没听过甜言蜜语了，孙玉甫的赞美让她一上午的怨气顷刻间全都消了，心里很受用，可嘴上却不以为然：“那你咋不早说呢？”

孙玉甫别有用心地看着张慧婷：“我不就是怕你骄傲，怕你把我写给你的诗撕了扔到洗碗池里嘛。”

孙玉甫是张慧婷省财校的同班同学，喜欢文学的孙玉甫对会计和财务深恶痛绝，他以写诗来反抗毫无趣味的数字与表格化的生活，而财校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按计算公式来经营生活的，所以对酸歪歪的校园诗人孙玉甫不以为然。倍感寂寞的孙玉甫企图以征服校花张慧婷来证明诗歌的价值，于是就对同是来自柳阳市的同学张慧婷不遗余力地送上大量的情诗。张慧婷根本就看不懂那些排比句和形容词，而且对这个脑袋因过于瘦小而使全身比例失调的老乡相当反感。有一次在食堂打饭时，孙玉甫排队站在她后面悄悄地又往她的书包里塞了一首诗，张慧婷竟然当着同学的面将他的诗扔到了地上，孙玉甫脸上顿时夏天中暑般发烫。失魂落魄的孙玉甫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悄悄地捡起那首被扔掉的情诗，第二天花八分钱邮票投给省青年报社，居然发表了，那首诗中有两句多年后被证明是相当有名的：“没有许诺的约会/我仍期待黄昏的来临”。孙玉甫手里攥着飘着油墨香的报纸，信心倍增，他觉得这下自己终于成为诗人了，于是在一个没有许诺的黄昏，他再次鼓起勇气将刊着情诗的一份报纸送给张慧婷。张慧婷推开报纸说：“我看不懂！”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完，扭头就走。孙玉甫站在那个失败的黄昏里，很长时间都回不过神来。

往事如烟。孙玉甫和张慧婷分回柳阳后一直没有联系，各自成家后又都忙于为生计奔走，没时间也没必要再联系。下岗的难堪让张慧婷变得相当敏感，她连偶尔外地来同学的聚会也不参加。同学们在酒桌上不经意地说起校花张慧婷，免不了感叹唏嘘一番，说张慧婷找错了丈夫，真是应验了红颜薄命那句成语。有同学调侃孙玉甫说：“你如今发了，还不快去关心关心你当年的梦中情人？”时过境迁，孙玉甫似乎已不太在意什么，他举重若轻地插科打诨：“你这不是逼我犯错误吗？我可是有家有室的人了。”大家也就都笑了起来，可这时候孙玉甫却笑不出来了，他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个结随着他财富的增加越扣越紧。虽说这么多年来，孙玉甫阅历过许多红尘女子、经历过无数风流韵事，可张慧婷对他所造成的情感打击却像是他生活中一笔长期拖欠的高利贷，时间越久，利息就越高。孙玉甫的内心里一直潜伏着一种很顽固的意志，即他总得要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一种合适或不合适的方式跟张慧婷结算一下这笔债务。今年春天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喝过酒的孙玉甫开着他的黑色帕萨特经过路灯稀少的荷叶街，他隐约看到一个黑影从巷口拐弯处钻出来，他想踩刹车，可骑着自行车的黑影已经侧撞上车前灯，他跳下车嘴里骂了一句：“他妈的，你找死呀！”看到黑影已倒在了地上，他有些慌了，毕竟是酒后驾车，于是上前拉起黑影，是张慧婷。他们同时愣住了。孙玉甫连声说对不起，张慧婷见是老同学孙玉甫，也就揉着疼痛的腿说：“看来我是命不该绝。”这起车祸并不严重，也就是自行车前轮跟汽车前灯相互蹭了一下，张慧婷摔了一跤，孙玉甫汽车前灯瞎了一只。看问题不大，气氛也就不再紧张了，孙玉甫借着酒性随口冒出了一句：“真是冤家路窄呀！”张慧婷闻到了孙玉甫一嘴的酒气，于是很揶揄地说了一句：“李白酒后写诗，你酒后驾车，你们诗人是不是都这个德行？”孙玉甫很不好意思地说：“别拿我开心了，我哪算什么诗人，连你都看不起我，又哪敢跟李白攀上亲戚。”张慧婷说：“你如今可是大老板了，我还敢看不起你？”短短几句对话，心里十几年的疙瘩一下子全都消了，夜晚的情绪甚至有些温暖，孙玉甫说：“改天我请你吃饭，算我给你赔罪。”张慧婷未置可否地说：“我哪有那么大的